



四書輯釋  
學

1000  
1





門一  
卷1000  
卷1-14



四書輯釋大成凡例

先師定字陳先生諱櫟字壽翁方編四書發明時星源云  
 峯胡先生諱炳文仲虎亦編四書通彼此雖嘗互觀其書之  
 一二而未竟也既而二書因學者傳入坊中皆已板行  
 先師晚年頗欲更定其書而未果及見四書通全書遂  
 手摘其說蓋將以附入發明若大學章句則嘗下筆發  
 其端矣餘未之及士毅不揆淺陋亦嘗僭欲合二書為  
 一以自便觀讀先師可之元統甲戌春二月先師  
 考終心喪既畢乃即二書詳玩且以先師手摘者參  
 酌而編焉名曰四書輯釋所擬凡例條具于後任僭之  
 罪固不可逃尚願謀之同門以廣質于遠近諸明理  
 君子更加商訂而求真是之歸則愚於此實拳拳云至  
 元三年丁丑歲春三月八日己酉門人倪士毅謹識

明治三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藏本

吳昌圖書

井須彰  
藏書



一語錄依二書所采外增入者僅一二凡其意之複者則去之語之泛者則節之亦有融貫二條或三條為一者惟取其明淨足以發明經註之意而已

一諸家說依二書所采外隨所見之善者則謹采入頗為之纂節者亦間有之

一先師發明欲便初學於註文每字每句每節之下往往有點聲平掇訓釋之語今愚又增入音釋凡具於註文下者不贅出先師曰字此書欲承先師之遺志於小節則不復識別也其特具於語錄及諸家說後者則以先師曰書之間有略纂節者不敢失其本意

一胡先生通挑剔精妙警策明快謹遵先師所摘外又頗增采而依所采先儒之例以雲峯胡氏曰書之坊中字欲從簡便於書之卷首依上例其後則依舊書通曰其說間有未必是經註本

意者則不敢錄也

一文公之孫公長子子塾受謂四書刊之興國者晚年絕筆

所更定本也祝氏附錄依興國本他本皆舊本耳於此鮮有察者惟先師發明遵祝本而又嘗著四書考異

一卷詳辨祝本與他本之得失大節有二其一則大學經中釋誠意處其二則論語為政以德章釋德字處其三則中庸首章第一節下斷語是也今愚謹纂先師考異卷中要語各附於本處觀者以此三處相參則先師之的有所見可知矣

一北方杜文玉有語孟旁通平水薛壽之有四書引證胡先生門人張存中德庸合二書刪取而完正之以為一書曰四書通證今併采以附各章之下又有通證中所未及而今補之者則不標通證二字此亦千百之一二



至正壬午夏五  
日新書堂刊行

四書輯釋大成凡例畢

讀大學法

朱子語錄曰大學語孟中庸四書道理粲然果下工夫句  
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何理不可  
究何事不可處上聲只怕人不下工夫若果看此書他書  
可一見而決矣

又曰語孟隨事問答難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  
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前後相因  
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  
易去聲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又曰大學是為  
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雜說在裏許通得  
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  
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又曰今  
且熟讀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按真氏大學衍義正是本此二



成條書而又曰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

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其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聲平改者

只為聲去無那恰好底字把來看又見不穩當聲去又改幾

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為難又如訓詁一二字等處有不

必解者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

可忽略又曰看註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

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其下一字時直是

稱聲去輕等重方敢寫出非右通論註解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詳之且從頭逐句理

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又曰某解書不

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聲去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

者看得容易聲去了又曰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略說使

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

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

然有味愈詳愈有味陳右二條之說不同而可互相發明

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數暢章句中大簡而

或未喻則易括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未貫

說大學畢因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

到處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

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

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平聲記得反覆尋

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統看温尋過又曰讀書不

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

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



燭却不妨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  
通正好著下略反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  
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體統正好熟看讀  
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  
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  
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  
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得六  
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著不得多工夫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  
問只看章句便了又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又之自有  
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  
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  
不出

又曰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填教平聲他實如他說格  
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實著誠意亦然若只讀  
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又曰讀大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  
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  
善惡惡如此乎閒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  
勇猛奮躍不已凡讀書之法皆當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  
自我何益之有如此殊但大學也

讀大學法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讀論語孟子法

此朱子采二程子說

程子曰

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先以明道伊川為別次以伯

子叔子為別後以其學同其說南人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

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河南人

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平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聲故陸氏

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

今自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識精由

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力。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

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

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當味五箇字 其氣闕其疑

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語錄平其心只是放教寬慢闕其疑只是莫

去穿鑿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何得有箇難理會處

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

裏見聖人意。陳氏曰平其心者虛其心中便如秤盤

不可先立一箇定說纔先把他心說為主於中便如秤盤



先加一星了。到稱物時如何得銖兩之正。易其氣者欲見得聖人真意。通時須是和平其氣。雍容和緩。自然而得之。乃能默契。通曰。讀聖人之書者。當知聖人所以用心。然非自平其心不可也。朱子易贊有曰。讀易之法。先正其心意。亦類此。

又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今學者看程朱先生語錄。如出入吾口。聽答。雖孔孟復反。又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

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愚者明柔者強。偏駁者純粹。不特能變化氣質。亦甚生氣質。謂無好氣質者。今生出此好氣質也。通曰。氣質得於有生之初。此曰甚生氣質。無不好者。此曰生來氣質。有不好。涵養成後。生氣質無不好者。此生字非自稟賦中來。乃自學問變化中來也。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一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語錄讀論孟。須是切己。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特習與否。向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則已。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一日之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一讀。著助辭。略反語。便自意足。學者須是

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此條當活看。輔氏曰。熟讀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得聖賢言近而旨遠。故其言下自然。局促寒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便死於言下。自然局促寒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

決。即協洽耳。細語錄。聖人言語。粗底。揀擇。語孟。底。揀擇。了。史書及世間。粗底。聖人言語。粗底。揀擇。了。學。者。當。以。世。間。粗。底。聖。人。言。語。粗。底。揀。擇。了。病。在。好。高。讀。論。語。然。未。有。貫。通。而。時。習。便。得。仁。一。方。好。讀。近。日。學。者。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一。貫。讀。孟。子。未。解。語。孟。和。訓。話。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未。字。字。為。咀。嚼。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謂。固。是。好。者。蓋。姑。取。其。向。



學求道之意耳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澁豈復有優游厭飲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是事實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

待洛反以稱輕重也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以量長短權衡可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讀論語孟子法

四書輯釋大成引用姓氏書目

朱子

文集

語錄

輯畧

集義

黃氏

直榦直榦

勉齋人

通釋

文集

講義

陳氏

安淳安淳

臨北臨北

字義

文集

庸學講義

輔氏

廣漢廣漢

潛慶潛慶

語孟問答

潘氏

謙柄謙柄

瓜三瓜三

講說

蔡氏

淵伯淵伯

節安節安

易傳

庸學思問中庸通旨

蔡氏

沈仲沈仲

九峯

書傳

蔡氏

模仲模仲

覺軒

語孟集疏

陳氏

膚仲膚仲

三北三北

講義

陳氏

植器植器

求嘉求嘉

經說

木鍾集

胡氏

伯涑伯涑

南桐南桐

衍說



葉氏

賀道

知蒼

講義

文集

黃氏

子士毅

莆田

講義

文集

真氏

德元

西山

讀書記

文集

趙氏

順孫

格庵

四書纂疏

文集

以上依纂疏集成引用

孔氏

穎達

唐人

胡氏

翼之

安定

張子

載厚

橫渠

邵子

堯夫

康節

程子

頤

伯淳

蘇氏

軾瞻

東坡

張氏

庭堅

正叔

陸氏

佃師

山陰

鄧氏

名世

元亞

游氏

定夫

建安

侯氏

仲良

河東

張氏

敬夫

廣漢

洪氏

慶善

丹陽

項氏

安世

江陵

胡氏

宏

明仲

致堂

呂氏

祖謙

東萊

葉氏

少淵

石林

程氏

可久

沙隨

張氏

九成

范陽

袁氏

廣微

四明

郭氏

忠厚

兼山

陳氏

君舉

止齋

邵氏

甲仲

新定

倪氏

道傳

雲川

顧氏

元常

新定

李氏

仲貫

仁壽

李氏

平甫

東窻

李氏

用之

長樂

陳氏

體仁

溫陵

陳氏

慶貴

北山

譚氏

惟寅

高要

何氏

新之

嚴陵

潘氏

時舉

天台

鄭氏

汝諧

東谷

王氏

晦叔

新安

薛氏

舜舉

永嘉

歐陽

謙之

廬陵



諸葛氏 泰

晏氏

朱氏 祖義 子由 廬陵

朱氏 仲

胡氏 次焱 濟鼎 新安

張氏 彭老

宣氏 好古

汪氏 廷直

張氏 回

張氏 玉淵

王氏 回

黃氏 淵

歐陽氏 原功 奎齋

劉氏 彭壽 二人並湖廣進士

祝氏 洙 宗道 建安

四書附錄

王氏 侗 魯齋 金華

批點標註四書

程氏 若庸 勿齋 新安

字訓 程又號徽庵

饒氏 達原 雙峯 廣信

石洞紀聞 講義

盧氏 孝孫 玉溪

大學通義

沈氏 貴珪 毅齋 番陽

正蒙解

謝氏 君直 廣信

文集

齊氏 夢龍 初 番陽

語解

許氏 衡仲 曾齋 河南

文集 遺書

馮氏 奇之 厚齋 南康

論語解

方氏 逢辰 蛟峯 青陽

中庸大學釋傳

金氏 履祥 仁山 金華

大學疏義

杜氏 瑛玉 緜山

語孟旁通

薛氏 延年 秋水

四書引證

黃氏 仲元 四如 莆田

四書講義

熊氏 禾非 勿軒 建安

標題四書

吳氏 浩夫 新安

大學口義



吳氏

仲迂

可堂

語類次

李氏

靖翁

番陽

中庸圖說

汪氏

炎昶

新安

四書集疏

鄒氏

季友

番陽

書傳音釋

以上依發明通引用仍續增

姓氏

畢

大學朱子序

後學新安 倪士毅 輯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

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

謂天降生民而與之以性亦本書之意而言上言性自此始

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釋仁曰心之德愛之理義曰心之制

事之宜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皆兼體用獨智字未

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

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心之神明所以

事是非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

之所有而全之也不肖之所有即仁義禮智是也性無智愚賢

不能皆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

已寓於此大學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

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平聲下同而教之以復其性

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是就清濁粹駁不齊中指極清極

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其性

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其性

粹者言之聰明睿智生知之聖也與其性相應能盡其性







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

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

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是以當世

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是以當世

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免焉以盡其力

雲峯胡氏曰前說上

之所為學先師曰性分固有即仁義禮智是理是性分

當為如子職分當孝臣職分當忠之類是事是用知性分

分是知性之事俛焉盡力是行之事此古昔盛時所以治

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照應

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

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反

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

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皇帝生當天地氣運盛時所以達而

為教傳謂其徒而道明於後世而已

若曲禮少儀內則

管子此四篇作於春秋時三代小學之全法僅存其一也

曰支流餘裔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

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

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

條目孔子時方有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

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

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文之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

峯胡氏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無彼

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語錄問異端何以高而無實

日吾儒便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異端便都掃了

何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扶音百家眾技之

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下則反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

權謀術數謂管仲商鞅等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

百家眾技如九流等是也

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

反眉庚否反都都塞反

反



覆沈俗非作痼音固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五季謂梁唐晉漢周五代  
斯道雲峯胡氏曰惑世誣民使斯民昏而不能知充塞仁義使  
為道學中人流出者大道之要無能知此大學故君子不  
道之要人不得蒙至治之澤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  
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道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  
川號伊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  
又為聲去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至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  
於其始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中而尊信之又然後古者大學  
整頓其始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中而尊信之又然後古者大學  
教人之法拾序文字起句收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扶又明  
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聲去有聞焉得為孔子徒  
程也予之私淑諸人也此用其語謂聞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  
忘其固陋采而輯集之音李先先生諸公章句謂今補其闕略傳之  
第五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

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脩己治人四  
綱目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以復其初是也朱子論學必以其性  
初書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  
焉聖人盡性盡明德亦曰禮智人性之綱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  
知生之所有在格致知復全其性之復與此序乃四致意  
脩身之力於行而巳讀此序欲復全其性之復與此序乃四致意  
與復其性初為要領以知行爲工夫而融貫其旨云

大學朱子序



大學  
今讀如字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大學孔氏之遺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子章句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子程子曰程子之上加子字做公羊傳註子沈大學孔氏之遺

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

篇之存新定邵氏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

矣若夫推正心之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而論孟

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語錄

德是心是性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

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敷施發用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

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

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



這便是心事如程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明德是一箇光  
明底物。事如吹得這火著便是。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  
微便暗了。吹得這火著便是。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  
得天地之理。又得天地之氣。理與氣合。所以虛靈。黃氏曰  
虛靈不昧。明也。萬事具德。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者。德之  
發者。應也。萬事具德。大用已發者也。所以應者。德之  
謂明也。德也。之所為也。未發則炯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  
則明猶鑑也。盧氏曰。明德只是本心。虛者心之寂靈者心之  
感明存於中。靈則明應於外。惟虛故具眾理。惟靈故應萬事。  
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  
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錄  
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語錄  
雖至惡。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明之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皆明之  
曰。明之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皆明之  
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先師曰。當昏而復。初者  
發。見隨發而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昏而復。初者  
之所。謂以明之也。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昏而復。初者  
之。謂以明之也。隨泯。學者於明德之發。見處當昏而復。初者  
應。萬物以心言。而有時而昏。又是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  
明。德以心言。而有時而昏。又是在其中。虛靈不昧。是心

又說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也。即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  
子言四端而謂其皆擴而充之也。即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  
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聲其舊染之  
污音也。語錄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  
當推以及人。語錄曰。舊染汚俗。咸與惟新。章句本此。以釋新民。  
北溪陳氏曰。新與舊對。明與昏對。昏則舊矣。感發開導。有以新之。  
則昏者復明。又成與舊對。明與昏對。昏則舊矣。感發開導。有以新之。  
人皆明。明德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要  
明矣。天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  
也。語錄問止字曰。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  
可動而止。他日也。未至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  
語。謂至善。如言曰。極好。道是知至。至之也。不遷。知終終之也。  
他止則善。與我一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  
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天理人欲。相消長。纔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  
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語錄曰。明德新民。非如孝是。明德  
為本。有當於止。則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  
然自有當於止。則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  
是到當止。則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  
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民也。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所  
 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錄問事物獨言何物則兼對言則事是  
 止能得一物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一物對天下  
 會己之物便何能近道內外未知所先後自然近道而不知先後  
 之萬物如行能近道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  
 蓋道者當行之路知所先後矣兩句本末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  
 上所以只曰近道金氏曰物有本末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  
 第二節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兩句本末見得在面前而未行於道  
 亦所以起下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  
 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治平聲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本當云  
 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言之蓋以明德乃人  
 己所同得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躅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

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可見明明德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  
 言可以該大學之皆明其明德可見明明德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  
 吳氏曰齊由推之則明明德於一家也明明德於天下者網領中之網領也  
 於一國不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也明明德於天下者網領中之網領也  
 曉而無事於釋者易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也  
 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諸本皆作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  
 其卷端云四書元本則以獨作必向得先公而無自欺也  
 更定乃改此三字也按文公觀意謂慶元庚申四月辛酉公  
 改誠意章句甲子公也易簣今觀誠意章句則庚申四月辛酉公  
 有殊推此處有三字異是所改正如好色方一於善之云固亦  
 好仁必惡不仁惡如惡臭好善如好色方一於善之云固亦  
 似仁必惡不仁惡如惡臭好善如好色方一於善之云固亦  
 傳語與經語語痛快意欠渾成若不若必善自慊對無欺與  
 自謙與對欺語痛快意欠渾成若不若必善自慊對無欺與  
 自欺與對欺語痛快意欠渾成若不若必善自慊對無欺與  
 見矣。通曰誠意章句在兩簡自謙字上則一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  
 所為者實此但中庸言誠身是兼誠字上則一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  
 凡兩言者實此但中庸言誠身是兼誠字上則一况語錄有云誠與不誠  
 所發者心之因其所言誠而遂明之心性所發而為實章句所發  
 要發者心之因其所言誠而遂明之心性所發而為實章句所發  
 初無不善如舟車意也人使那舟車一統然則性發為情其  
 意便有不善不善即當加夫不加夫誠之是統然則性發為情其  
 意便有不善不善即當加夫不加夫誠之是統然則性發為情其











六合八者之條目收  
來放去惟一心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古語錄漢書平帝紀一切齊整正心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以上皆所以

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

皆以脩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

而身效驗皆在其中矣饒氏曰此是於八目中揭出脩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本謂身也謂上文本字未所厚謂家也以家與國天下分厚

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博叙九族叙

是教人以身脩身為要下句是教人以齊家為要周子曰治天

節以朱子之言推之經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得此意矣。通曰

七箇后字是順推功效至此兩節前節則於工夫中拈  
出脩身正結後節則於功效中拈出身與家反結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去声十

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字疑辭舊本頗有錯簡

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一千五百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

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又當見之今不盡釋也傳

章朱子有不盡釋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康誥本文云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

皆引經之活法。語錄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

大甲商書顧謂常自在之也語錄常自在之古註語極好如

常觀在諛猶此也從古是或曰審也廣韻註也天之明命即







之洗濯其心以去其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日新之不可略有間也湯采之為銘伊尹又本之以先太甲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也明於天下為言由體而達於用元不相離也於新天下以明也言明又新為言因用而原其體以言一新也移明己德之不離苟見矣。語錄問盤銘見於何書曰只見於大學緊要在一字。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工夫方能接續。沐浴以去之者却不神苟字上著工夫。真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形體為重心性為輕也。豈不謬哉。饒氏曰所新雖在民作而形體為機實在我故自新為新民之本。我之自新雖在民作而形體為機亦息矣。苟字所以釋新民先言自新相闕之機蓋如此。通盤銘三句苟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終其

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易繫辭云鼓之舞之以盡神攝此四

又字以釋作字振起之意。即孟子稱堯舜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人跳舞踊躍上之之意。於民時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通曰前章言顧諟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發其在民者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此是推而始受天命也。始字貼新字。語錄曰新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梢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箇天下無性外之物。北溪陳氏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成效之極。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通曰上章釋明明德故此章之意下章釋止於至善故此章之末曰無所不用其極又所以開下章之端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此亦可見。盧氏曰前言不止至善此言用其極義互相發止則不紛紛擾擾矣用則非槁木死灰矣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且說止字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緡詩作緡

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立隅岑鋤林蔚紆弗之處岑蔚

峻處山峯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一角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

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音烏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容言於歎美辭緡繼續也熙光

明也熙緡不容已之誠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委粉

無疑矣仁學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之意

者之中究其精微之餘蘊五者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當於此

須隨處看這一盡敬亦有多少般是仁君止於仁亦有幾般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間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僩於六反，某詩作作，絀詩作，詠詩作，韻音阿，况晚反，拘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鳥回也。猗猗，美盛貌。興，去聲也。

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起斐文貌。成君子之日有斐，是說。然有文者，其初自切以刀，鋸反。君御琢以椎，直追。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鑿，音錫反。浪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治骨角者既切而復扶，下同。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切與琢是治之有端，細瑟

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武毅不怠弛也。赫，喧宣著盛大之貌。字盛大釋。喧，字赫。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

錫

者省。星上聲。察克治之功。學所以致知，猶易於治玉石也。自脩

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恂慄，戰懼也。嚴於中，威

可畏也。儀，可象也。本有威而可畏，謂之威。形於外，可象謂之儀。

是工夫細密，固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

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

發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

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卒乃指其實

謂盛德而歎美之也。此章釋止至善亦有釋知止能得之意。

至善與自脩言明明德所以得止至善不能忘已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

善指其得止至善之實。民所以得止至善不能忘已善之由。恂慄威儀盛德至

下文方極言之。耳章句所以得之之得字，正與經文能得之

所得字相照應。吳氏曰：理在事物則為至善，身體此理而有

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者。盛德是得於踐履之後者。亦只一

理而已。語錄釋止至善一章工夫都在切瑳琢磨上。盧

氏曰：切瑳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

至善之德脩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

一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盛



外有盛德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烏呼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

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

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

而不忘也後賢賢其賢後王親其親下賢親二字指前王之澤傳文雖未嘗言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事實然就親賢樂

利上見得前王不特能使當世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後

出尚且如此可見新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

人不能忘如此可見新文武之德萬世尊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

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之效驗然則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

在明明德止於至善之外哉此兩節味歎注泆其味深長當

熟玩之本禮記樂記語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饒氏曰明德新民兩章釋得甚略此章所釋節目既詳工夫又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

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

之意外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故訟不待聽而自無

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

自知未之當後矣語錄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

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子臯又何曾聽訟了致然只是自有

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  
夫謂學與自脩。盧氏曰此章凡五節第一節言物各有  
所當止之。第二節言聖人之當知所當止之。事  
而言也。第三節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以得其所止之事  
而言也。第四節言新民之止於至善乃至善之用所以行  
立。第五節言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  
曰此章釋明德新民之止於至善兼釋知止能得又兼釋  
八者條目其中學是致知格物之事自脩是誠意正心脩  
身之事親其親以至利其  
利是化及於家國天下



感動人處耳。饒氏曰：聽訟未也，使無訟理其本也。傳者率輕以明重然引而不發，知此則見明德新其相為本矣。問無情曰：情與偽對，情實也，偽不實也。論語曰：民莫敢不用情。至善無訟，則有訟可聽，非新民之至善也。無訟，則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無訟之本，未先則後，即新矣。使新民無訟，惟明明德者能之。聽訟使未上有知，止能得一節，前章新之，本未先也。後也。經文有本，亂未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其中而為本及本亂未治者否矣。此言知本，則有終始，先後又有脩身為本及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亦作羨。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吾所接之事物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須看始教字，此是大，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凡字所甚廣，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即上文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之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又字與一朝，然相通，透吾心之全體，即釋明德章句所謂具眾理者，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錄問：先生所補第五、六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人為之，竟不能成。大率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表者，人之所以共由者，全無見處，有人慮向裏去，多於事物上，於理之所謂，此然者，全無見處，有人者，都是偏若到物格知至，則裏精粗無不盡。妙之章，不入敬意，何也。曰：敬已就小，裏精粗無不盡。妙之直說不必雜在這裏。重子不淨絮。此溪陳氏曰：據。











地始快足吾意此便是自謙便是誠然自謙自欺皆自家心裏事非他人所知而已獨知之所以君子貴就那獨處便謹審其幾之發也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

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

閒居獨處也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厭然消沮聲閉藏之貌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此言小人陰為不

善而陽欲揜之閒居為陰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

當去也非不知乃其秉彝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

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

有哉此君子所以重去聲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上一節毋自

得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

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

子必先自慎其獨至此又重以小人為戒而尤必慎其獨蓋

氏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語錄小人閒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豈可欺哉。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奸善不如奸好色。饒氏曰厭然與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未分君子小人此章分別君子小人甚嚴蓋誠意為善惡閑過得此閑方是君子即此閑不得此閑猶是小小人也意有不誠已而務財用之小人即此閑居為不善之小人也意有不誠已為天下國家害也必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

此可畏之甚也幽獨之中勿謂無視之無指之者當常如十

語錄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人所指何異哉。盧氏曰實理無隱顯了其人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盧氏曰實理無隱顯故為善於獨者不知己所求可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中庸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蓋本諸此上文獨字便是隱微此所謂十目十手即是



莫見  
莫顯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

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

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故心無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文心廣體胖乃申言之

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

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外者此是善之實中形外者語錄富潤屋以下是說實中形於

之驗如此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挾被他隔礙

了所以體不能得安舒毋自欺是誠意自謙是意誠。金

氏曰小人閒居以下自欺敗露之可畏德潤身心廣體胖自

憚快足之可樂。饒氏曰心不正何以能廣身不脩何以能

其意以此見誠意為正心脩身之要。盧氏曰前兩言必慎

其獨此申言必誠其意合不自欺即自反而謂真切。通曰孟

子說浩氣處與此章意氣餒心廣體胖即在誠意章一齊說

自反而不縮厭然即是氣餒心廣體胖即在誠意章一齊說

緊切若透過此一闕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緊切若透過此一闕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諸章釋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疑進於善而決不可下陷於惡矣。饒氏曰傳之諸章釋

勸也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

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

以自欺者則意不知不至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

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此言知至後又不可

進德也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

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盧氏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致知方能誠意此序之不可亂既致知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闕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



闕序不可闕則不可半塗而廢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懣字廣韻玉篇並陟。

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無者。然一有之

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

人多是才怒雖有可喜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來  
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蓋這物事才私便有當怒之事來  
曾我無所與可也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  
問忿好自已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自家曰  
便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在在聖  
人元不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在在聖  
中庸却動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在在聖  
不昏昧而要恐懼何也曰中庸只是俗語問大孝不要先有恐懼  
異心此正字是說正之工所謂正心者正其類自與中庸有  
其不正之也曰正其正此正字是說正之工所謂正心者正其類自與中庸有  
失之者也曰正其正此正字是說正之工所謂正心者正其類自與中庸有  
星慶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心體本無不正而人自  
懼然可怒則怒風雷雨而太虛自若人之心體本無不正而人自  
在物而不在我雖曰接乎物而物不喜人之心體本無不正而人自  
本體之虛而無不我雖曰接乎物而物不喜人之心體本無不正而人自  
察大孝誠意而無不我雖曰接乎物而物不喜人之心體本無不正而人自  
也夫不可一有偏繫之心其已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  
方來念之方萌是省察時節已發也。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其將發  
節存養者存此心也。本體之宜仔細省察者惟恐此心之用或失之  
不。盧氏曰：心者身之主也。明德之存也。二。察此心之用或失之  
不動無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體無所不正而未應物之前寂然



不明方應物之際感而遂通當忿懣而忿懣當恐懼而恐懼則心之妙用無不正而明德之妙用無不明既應物之後漸舊寂然不動未嘗有所忿懣恐懼則心之本体始終無不正而明德之本体始終無不靈才失其虛便失其靈此心之所以為心而明德之所以為明德也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在焉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

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朱子於此又下一察字且曰此言之意提出正心之要法以示萬世學者。語錄曰四不得此心在這裏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饒氏曰四不得其正言心不正也視不見以下言身不脩也言此而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無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私主也不可無者主宰之主也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然則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也欵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

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

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

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句連了又斷了。語錄或謂意誠則心正曰不然這幾譬如一竿竹雖只一連雖若不相連綴中間又自相貫則全體是私意更謂誠意則心然意雖誠了又不何正其心。通曰或謂誠意則心然意雖誠了又不何假於方正心之功曰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先師曰下一句只說得未一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自虛中發出一句當添一句云虛其心則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用不留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於已發之後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







等則不得其正者以其意之不誠耳意苟誠矣則忿懣等之必謹其獨而毋敢僥倖於加察即謹獨之意謂正心脩身之要也章句所以丁寧之密察心也其親愛等而能加察是謹獨以脩其身也章句於獨而發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也夫豈非自誠意章句於下無往不自謹獨出焉傳於釋齊也夫豈非自誠意章句於平天章曰忠信以得之曰誠求曰忠信皆誠曰其意即謹獨之法可謂得其要矣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弟慈而言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語錄上面

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論也孝弟慈體之身治國先齊其家章句并脩身言之推本之君家則為治其國天理人倫一以貫之而已况家為齊其家推之盧氏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目人倫之大綱率此則一也餘矣通曰脩身上皆是孝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所以此章首拈出教之一字然其所以為教者又只從身上說來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獨率三者蓋從齊家上說一家之中有父母故曰孝有兄長故曰弟有子弟僕隸故曰慈事君事長使眾方從治國上說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上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立教之本總言孝弟慈傳引書只言慈幼章句乃總能皆不假於強為只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耳三山陳氏曰赤子在識其端倪之發見處而從此推廣去不中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己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能也亦不遠者愛出於誠彼己不能自言慈母獨得其所欲雖罕有失者故特即人所易曉者以指示訓亦與孟子言見孺子入井之意同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



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子所欲於民亦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此是推慈幼之心以使衆也。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末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金氏曰此段章句本不章首教字三者俱作教說不作推說立教之本說孝弟慈不假強爲說未有孝養子而後據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說心誠求之。盧氏曰引書即慈之道以明德之發見爲孝弟慈是本本者明德是已在識其端者明德之發見也。孝弟慈是已。通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由教衰孝弟或有失求之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出於天者庶可以觸其孝弟之天誠弟亦在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一家仁讓而一國仁讓家齊而國治也一人貪戾而一國即作亂身不脩則家國即不齊不治也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與其機由一家停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斷盧氏曰仁讓善也接上文孝弟言貪戾惡也貪則不讓戾則不仁有善無惡之理雖原於天而爲善爲惡之機實由於君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在可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好民之仁暴唯上所帥帥之以所民弗從矣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治己之心以治人之心之怨絮矩章是如愛之怨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有善無惡於己盡已之忠也推己以責人正人由忠所藏乎身不恕無藏於內之忠而欲爲恕是乃程子所謂無忠做恕不出者也其能喻人者無之語錄問此章言治國也曰聖賢天下之文簡揚身是齊治平之本治國平天下自是相

畏如此可不謹欵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見引以證上文上文孝弟慈言教成於國之道理此言教成於國之效驗。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而論僨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尤爲可懼也已



開豈可截然不相入。尋常人若有諸已。又何必求諸人無  
諸已。又何必非諸人。如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政其惡  
無他。大抵治國者。禁人惡。勸人善。善有天下。國家者。勢不  
責。自有諸已。然後可以求。有法。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律  
惡。耳。有諸已。然後可以求。有法。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律  
所以善。雖金氏曰。治國者。必有法。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律  
所好。不難。其所以治國者。必有法。善無諸已。然後可以非。律  
人。也。此章。雖釋齊家治國。然自禁人。貪。矣。以下。皆歸重人主  
曰。恕。有。此。乃。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也。忠。是。恕。之。首  
治。國。乎。天。下。有。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也。忠。是。恕。之。首  
已。上。下。天。下。有。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也。忠。是。恕。之。首  
人。於。及。人。上。下。有。極。本。窮。原。之。論。問。恕。者。推。己。及。人。也。忠。是。恕。之。首  
乎。身。者。自。其。盡。已。處。言。之。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之。所。藏。是。指  
不。有。諸。已。無。諸。已。者。也。恕。言。之。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之。所。藏。是。指  
謂。堯。舜。無。諸。已。者。也。恕。言。之。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之。所。藏。是。指  
求。諸。人。無。諸。已。者。也。恕。言。之。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之。所。藏。是。指  
此。一。帥。天。下。無。諸。已。者。也。恕。言。之。重。在。尾。兩。章。互。相。發。明。之。所。藏。是。指  
盡。已。之。忠。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  
未。有。無。忠。之。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  
意。者。如。惡。之。言。矣。此。章。有。無。二。字。必。自。誠。意。章。相。貫。說。來。天。下  
求。必。得。之。則。有。諸。已。矣。務。決。去。之。則。無。諸。已。矣。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

人而后可教國人。

詩周南桃夭之篇。夫夫少好貌也。蓁蓁美盛貌。興也。

曰歸宜猶善也。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法之也。

詩曹風鳴鳩篇。忒差也。足法國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

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民法之是國治之事則明德











得此乎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其心矣遂所操平者約而所及者廣者通曰加一矩字此心所操  
廣者此乎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能絮矩與不能絮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而推之  
○語錄上不能絮矩者之得與失皆是自此而推之  
如頭則我自上者使中央我如此而許多步不將來待在下之人  
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許多步不將來待在下之人  
便下而長上而短不方之事我如此而許多步不將來待在下之人  
如東之待我既鄰國善吾母以前官所待我者待後官也左右  
前人是左右做九箇人來看便見若已欲則立而人所以欲達而  
達亦是思以待下之庸人是言其所好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亦如是此意但中庸是言其所好如中庸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廣狹如一而無不方在人欲使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  
以使之均乎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  
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我猶不當以所惡者及  
下猶我之使上至於我當其中上之使然皆不當以所惡者及  
之然以我之使上至於我當其中上之使然皆不當以所惡者及  
而前以之使上至於我當其中上之使然皆不當以所惡者及  
理前以之使上至於我當其中上之使然皆不當以所惡者及

平等也。通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絮矩之道須看是以有  
此之謂六字人之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絮矩之道已之心  
能謂絮矩於人此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絮矩而以民心為己  
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此言能絮矩之效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  
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  
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絮矩而  
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此言不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之禍與上一節  
正相反者也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詩去聲儀詩作宜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

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

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

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饒氏曰未喪師則克配上帝是

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喪師則失國不能絜矩而為民父

則為天下僂者也盧氏曰殷之喪師紂之失人心也其未

喪師先王之留判於人心也得心所向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

能天命之去留判於人心也得心所向所以配上帝失人心所以

絜矩與否而已得衆得國應南山有臺之意失衆失國應節

南山之意存此而不失明德之體所以立絜矩而與民同欲

明德之用所以行通曰右第三節就好好惡言絜矩蓋好惡

二字已見誠意脩身二章特誠意章是好惡言絜矩蓋好惡

也誠意章主慎獨其在人者好惡也一誠無偽此好惡天下之人

好惡也一公無私脩身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

以齊其家此章是言不能絜矩則好惡之辟不足

所謂血脈貫通者又於此見之不可不詳

味也慎獨是敬以直內絜矩是義以方外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

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

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國則不患無財用矣語錄為國

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面只管說財先師曰揭明德訓此德

字見明明德為大孝一書之綱領此章言財用始於此財用

之有本於慎德而有人等此字此猶斯也饒氏曰格致誠正脩所

謹德即謂明德先謹乎德以平天下之大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有德而後有人有土有土而後方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

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

爭奪矣語錄民本不是要爭奪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征

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不能絜矩

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陳氏曰財人所同欲不能絜矩

之則不均平便是不能絜矩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

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與財散財聚不能絜矩者之得也內未而爭民施奪與財聚民

散悖入悖出不能絜矩者之失也語錄問絜矩如何只管

說財利曰畢竟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絜矩自家要賣酒便

殘害人亦只是這箇且如今官司皆不絜矩自家要賣酒便

教人不得賣酒自家要賣酒便教人不得賣酒

鹽但行之已久人不為怪其實理不如此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

益深切矣盧氏曰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

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謂不

善心去則天命去是此所以失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人心歸則天

命歸命不于常道則得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道則

峻命不易之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道則

平天下欲平天下者不可不深自警省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善即止至善之善。饒氏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德為

本則善善則得眾得國矣以財為本則不善不善則失眾失

國矣。通曰右第四節就財用言絜矩若好惡不能絜矩任

己自私不可以平天下財用不能絜矩瘠民自肥亦不可以

楚語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

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

作訓辭以行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

能通訓辭以行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

業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

之焉王孫圉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

以相鳴佩玉以相禮也珩佩玉之橫者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為公子耳名重

在外也仁愛也事見反。檀弓。鄭氏曰文公時躡驪姬之讒

子顯弔之勸之復國舅犯為之左耳大李參稽格言以垂訓萬

為春秋所惡舅犯特霸王之佐耳大李參稽格言以垂訓萬







能愛人能惡人

進讀為屏。古字通。用屏必正。反除也。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此引家語

故以此謂冠之乃引接古語之例。盧氏曰。此承上節下。截而言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則君子。君子不則小人。固所以進去。小人不能絕。乃所以進君子。而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北溪陳氏曰。此能公其好惡。而能絜矩者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遠去。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近慢聲。相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錄。先是。早底意。是不能速用之。先師曰。卒不先。未盡愛惡之道。退。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

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語錄。斷斷者是。能絜矩。媚疾者是。矩。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善而無惡。故人所好。是。大不能絜矩。仁人放流之。是。大能絜。性耳。苟好惡。皆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矣。未嘗不以。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用君子而與用小人。而亡能愛惡人。則君子進。小人退。而天。下蒙其利。此能絜矩者之所為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則君子。至。此。凡四節。秦誓。一節。見君子。此不能絜矩之所為也。好人所。盡其道者。又次節。言用舍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明。全失其道者。皆因絜矩之義。而申明好惡公私之極。以明。平。天下之要道也。通曰。右第六節。就用人言好惡。大。孝。於。此。提出。仁之一字。而章句。又以君子之未仁。小人。之。不。仁。者。所以行仁。故特以仁結之。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此謂治國平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  
道即大孝之道脩己明也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錄語  
德之事治人新道之明也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錄語  
發於本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物理而不違背則為信忠是  
謂忠之本信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尚晦故更云盡己之  
信便更以實之謂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  
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  
之幾平決矣語錄初言以得眾失眾再言善則得善則失已  
失之由以陳氏曰忠信乃天理之所存驕泰乃天理之所  
亡。此由以陳氏曰忠信乃天理之所存驕泰乃天理之所  
已自恣不能絜矩者也。饒氏曰此得眾得國而失字又串前兩段得  
失字而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得國而失字又串前兩段得  
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得國而失字又串前兩段得  
矣忠信即此善意驕泰乃忠信則得善得國而失字又串前兩段得  
不特為正心脩身之要而為治國平天下之觀之可也善之意  
第七節不分言好惡與財用之絜矩但在言君子有大道此道  
字即章首絜矩之道也忠信以得之絜矩者在已而絜矩者以  
已自盡則為忠在物有矩之理而循物無違則為信驕泰以  
侈肆者驕矜高不肯下同民之好惡非絜矩之道也前兩言得失  
人心天命存亡之幾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前兩言得失  
之幾也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章幾字參看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恒胡登反

呂氏曰呂氏名夫臨字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音無無幸位

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

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

務本謂生者眾為者疾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非必外本

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盧氏曰國無

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國之財所以足  
。饒氏曰財者未也財雖是未亦是重事若生財亦自有  
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  
此皆邪徑也。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  
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丞職貨紂聚

之財以亡武散之以興即其證也。語錄仁者不是持地散  
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因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



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聚財不督身危亡也。饒氏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

未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

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語錄問如何上仁

下便義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盧氏曰此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者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斂並去聲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

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上喪祭用冰者也。孔氏疏曰按書傳

四牡駉駉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左昭四年大夫

命婦喪浴用水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百

乘之家有采地者也。臣之音采地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

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

之言也。語錄如食祿之家又畜牛羊却是與民爭利便是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也。盧氏曰國

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聚斂之

斂之臣見此段大意在畜聚

馬於其瓦盤無水與理相也。禮自仲春之後納米盤中乃

水耳。又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祭以共冰置賓客共飲于中。以象熱氣防失味也。如音

之。下所以寒尸尸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移尸曰夷于堂皆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

言也。







天下平明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全善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音娶後六章細論條目王夫

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格物致知為要法第六章乃誠身之本正誠

脩皆所以誠身而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

而忽之也盧氏曰十章之傳綱目相維讀者須即綱領而考

曾中庶幾有受用處第五實明善之要是明大德之端所以

相表裏者在此當務云。通曰授善者亦在此故朱子揭此

又言之其說元自大孝致知誠意來章句之

未卒此二者以見曾思孟三子之相授受焉

大學章句 畢



